

在路上

美国大学生生活图本

On the Road 你梦想去美国读书和旅行吗?

- 关于美国大学的真实生活
- 关于现代美国人的生动记录
- 关于美国大路文化的风情之旅



红尘◎著·摄影
By Pearl Chen Hong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snupg.com

G645. 5/136

2008

Thanks to God

Thanks to My Family

Thanks to My Friends

在路上

美国大学生生活图本

On the Road

Stor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红尘 著·摄影

By Pearl Chen Hong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7N12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路上——美国大学生生活图本/红尘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613-4119-3

I. 在… II. 红… III. 大学生—学生生活—美国—通俗读物
IV. G645.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9367号

在路上——美国大学生生活图本

责任编辑	焦 凌
封面设计	清水工作室
版式设计	吉人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24
印 张	11
插 页	1
字 数	130 千
版次印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119-3
定 价	3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毕萨猫博士
Doctor Pizza Cat

花开花落北京
The Flower Blossoms
and Fades in Beijing

Hello, 圣云
Hello, Saint Cloud

不打工的小孩是可耻的
Shame on the Kid
Who Doesn't Have a Part-time Job

择日而死
Die Another Day

逃离重庆
Escape from Chongqing

国际过境旅客
International Transit Passenger

与西式厨房搏斗
Fight with Western Kitchen

001

004

007

010

012

015

018

021



与美国名牌勾肩搭背
Hang out for America's Famous Brands

CNN犹如好莱坞大片
CNN Is Like Hollywood's Hot Films

汽车轮子上的家庭学校
Home Schools on Wheels

布满星星的旗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坚决与布什干到底
Down with Bush!

坏孩子看D版
The Bad Kids Watch a D Version

美式花花公子
Playboys of American Style

053

057

059

061

063

066

068

071



亲爱的人文关怀
Dear Humanistic Concerns

密西西比河边的音乐会
The Concert along
the Mississippi

挣第一块美金
Earn the First Dollar

牧师的30年保留区生活
Thirty-Year Reservation
Life of the Pastor

猝然醉倒在那帕
Be Stoned
in Napa Valley

圣云从1856年开始
Saint Cloud from 1856

志愿者西去亚利桑那
Volunteers to Arizona

用英语和上帝说话
Speaking to God in English

站在雪地抽大烟
Smoking on the
Snowy Ground

140

145

149

153

156

160

165

169



玻璃门外的校园巡警
Campus Policeman Patrols out of the Glass Door

把我的生命编织进你的家
Weave My Life into Your Home

乡愁让我像只流浪的狗
Nostalgia Makes Me Feel Like
a Wandering Dog

被美国小孩围攻
A Siege by American Kids

牛仔爱牛仔
Cowboy Loves Cowboy

智利女人坠入非洲情网
Chilean Woman Falls in Love with an African Boy

无处可寻理发师的情人
Nowhere to Look for a Barber's Lover

024

027

030

033

036

039

042

045

048

051

陌生人的1万5千美元
\$15,000 from a Stranger

上帝酷爱肯尼亚女孩
God Revels in a Kenyan Girl

韩国男孩失踪之谜
The Riddle of a Korean Boy's Disappearance



中央公园的遛狗帮
Walking the Dogs in Central Park

不愿做美国人的愤青Ryan
Fengqing Ryan Doesn't Wish
to be an American

香港和温哥华之间的一滴水
A Drop of Wat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Vancouver

似天堂的后院甩卖
Yard Sale, Heavenly Sale

纽约客的地下室生活
The Basement Life
of a New Yorker

时代广场的美国白日梦
American Daydreams
in Times Square

坐在第五大道上抽一支烟
Sitting on Fifth Avenue Smoking

与曼哈顿上东区的大师拥抱
Embrace with the Masters in the
Upper East Side of Manhattan

美东6日的香水导游
Six-day Sweet Tour Guide
in Eastern America

美国甜心的美式甜点
American Dessert of
American Sweeties

铁人三项赛的志愿者
Volunteers of the Triathlon

074

078

082

085

089

092

096

100

103

106

110



马匹罗曼史
A Horse's Romance

坐着灰狗去看史努比
Visit Snoopy by Greyhound

伤心的老皮特之歌
The Ballad of Sad Old Peter

金色的南瓜大王之夜
The Golden Night
of the Great Pumpkin

U-Haul带着你迁徙
U-Haul Takes You to Flit

银珠妈妈的画展
My Mother's Art Exhibition

美国派的美国婚礼
American Pie, American Wedding

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
Arabian Nights

迷失芝加哥奥黑尔机场
Lost in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Chicago

停靠在渔人码头
Rest on Fisherman's Wharf

把鲜花插在头发里
Fresh Flowers in the Hair

夜宿肯拿牛仔小镇
One Night
in Cowboy Town Kanab

174

187

193

198

203

210

216

220

226

232

238

243

250

我们为什么没有国家公园
Why Do We Not Have a National Park

过客在青年旅馆相爱
The Travelers' Love Story
in Youth Hostel

索尔·贝娄的芝加哥大学
Saul Bellow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夏威夷, 24度的天堂
Hawaii, the Heaven
of 24 Degrees



Die Another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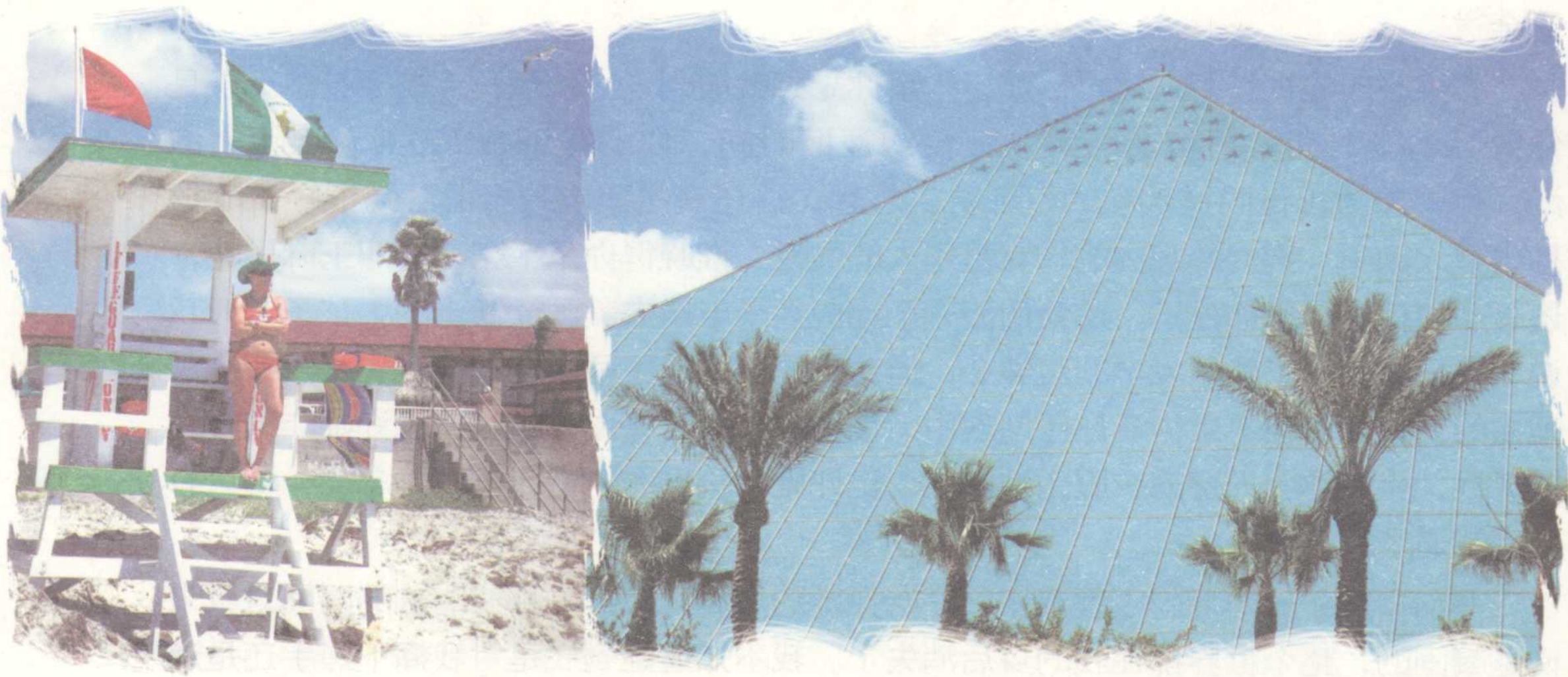
择日而死

我为什么要去美国？在我年纪一大把，已经38岁的时候。我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千遍，那个声音的回答都是“yes”，你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梦想中的事情。

怀揣着梦想的人，其承受的灾难与苦痛也是巨大的，因为她的梦想会被残酷的现实与冷漠的人世间击得粉碎。

12月15日，在我拿到签证的那一瞬间，我根本不相信我已经得到那个黑MM签证官的签名了。黑MM在被拒签的中国人中享有“恶名”，大家都怕遭遇到她老人家的“黑手”。但是我还是被她叫到了，她非常不耐烦地讯问我，把在她手上的我的D-156、D-157、D-158申请资料啪啪啪地拍来拍去，嘴里连珠炮地用非常不清晰的英语轰炸我。我隔着巨大的玻璃回话，而对话的麦克风高高地在我头的右上方，我必须踮起小脚才能离那个该死的麦克风近一点。

↓ 休斯敦墨西哥湾上的海上酷女郎救生员，夏天学生会去各种度假胜地做暑期工。读不读书不重要，阳光、海水和比基尼才是生活的天然状、健康色。





↑ 休斯敦的赖斯大学 (Rice University) 是国际关系学家的摇篮。

其实当你在接受别人的审问的时候，你是没有尊严的。那个黑MM是如此的傲慢，头别在一边根本不看你也根本不听你的回话。大概有80个预约了签证的中国人全部等在我的身后，一个不到60平米的房间里。一个婴儿在哇哇大哭，其他的人悄然无声，安全保卫在周围踱来踱去，紧张压抑的空气里只有签证官那冷漠公式无情的问话声。而这种情形我们在无数二战时期动乱的移民片子里看见过，在米兰·昆德拉的《生命无法承受的轻》中感受过，在詹姆士·邦德的《择日而死》中体会过。

如果当时签证官把护照扔给你了，那你立即就被判了“死刑”，被拒签了。于是你得等一段时间，再重新与美领馆预约签证时间，你的签证费200美元也随之泡汤，你得重新再付同样数字的签证费。想想，这还真是美国政府很容易很轻松的一种生财之道呀。因为你想去的毕竟是别人的国家，谁晓得你是个张三李四王麻子呢，还是个拉登般的恐怖分子。在我后面一个重庆大学申请去美国读博士的男孩子告诉我说，他已经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但是还是被拒签了两次。而拒签也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签证官也不会告诉你任何理由。也许当时她看着你不顺眼，也许她昨天打牌输了钱，也许你今天穿的衣服比她漂亮，也许她讨厌你的声音与发式。总之一切只有上帝知道了。

黑MM问了一阵后就不理我了，开始在她的电脑上鼓捣。那一时刻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凝固的，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身后消失了。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对我痛下黑手还是递

← 明州圣云大学 (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
的册子上写着：一个完美的地方。



← 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的招贴栏。如果你要去上面发个帖子，你会写什么呢？



橄榄枝，我只能微笑着面对这一切，在心里打定主意，遇到你算我倒霉，赶明儿我换一个签证官主儿就得了。哥哥在我进去前曾握住我的手说，签证官不就是个办事员嘛，你是作家和学者，要有自信，不要怕她。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谁怕谁呀。

她终于递给我了一张白色的小纸条，上面写着下午4点取签证。在那一刻，我只想哭，为我这两年所付出的常人无法忍受的孤独与寂寞——每个周末一个人呆在川外学英语，从一个单词到一个句子开始从头学起，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学生集体宿舍里，夜夜被吵闹得无法入眠。我们是从早上8点就站在成都阴冷的寒风中排队接受检查去签证的，等到我出来时，已经在里面整整折腾了2小时45分钟了。我不知道哥哥在外面是怎样的度日如年、备受煎熬，我其实并没有看见哥哥在外面的什么地方，我只是朝我来的方向挥舞着手冲了过去，他一下就看见了 my 笑靥丛生的芝麻花脸。他说他已经想好了在回重庆的快巴上一箩筐一箩筐安慰我的话（如果我被拒签的话）。我牢牢地攥着他的胳膊，在回科苑宾馆的路上，为他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牛仔外套。然后告诉店员说把长了的裤腿改好，我们下午会顺道来取。

我知道，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们就会隔着整整一个浩瀚的太平洋，不能彼此相濡以沫、彼此照顾彼此了。

1.19, 星期四, 4 p.m., 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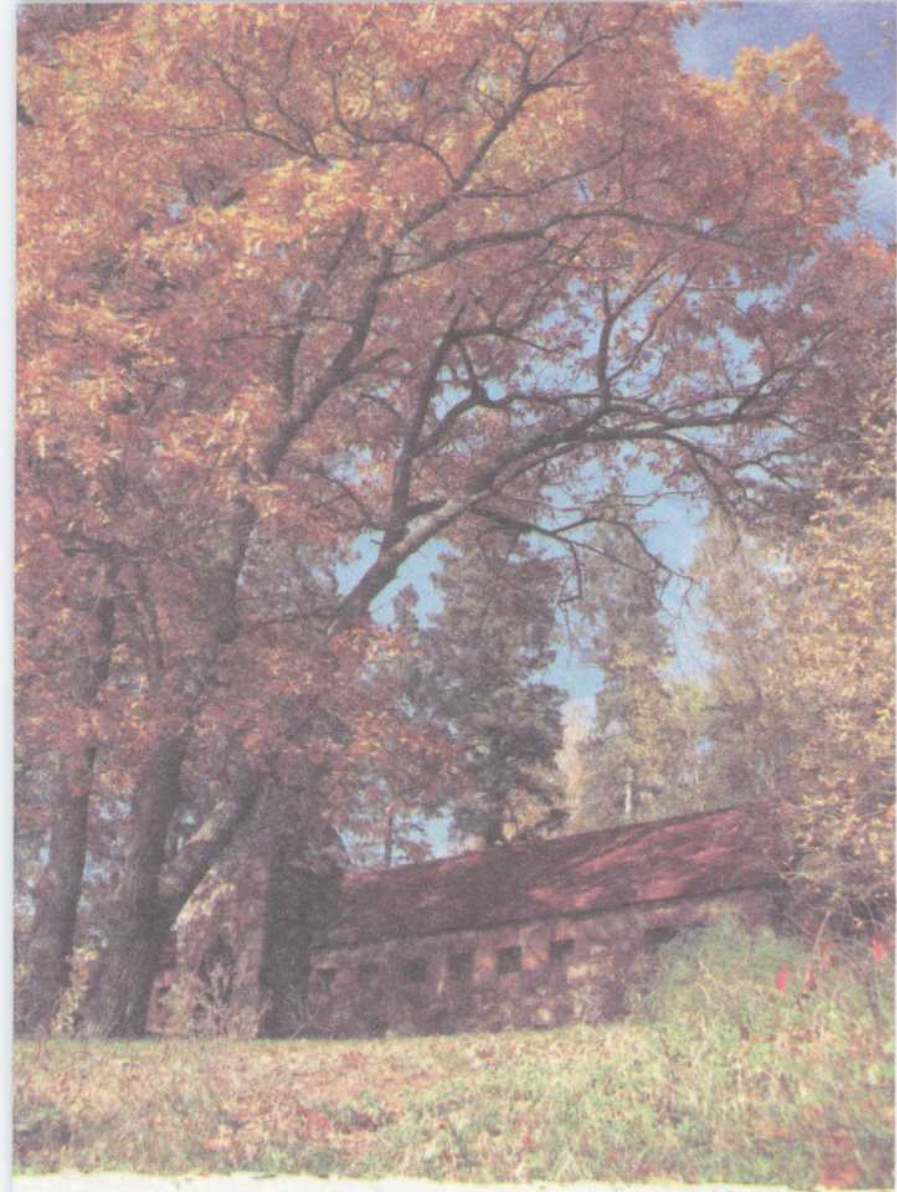
Doctor Pizza Cat

毕萨猫博士

像我这种人，注定一生都会充满着坎坷与折腾的，因为我从来不愿意呆在一个地方生儿育女终老一生，从来不愿意对死水般的生活善罢甘休轻易投降，从来就觉得天边的云彩与遥远的地方最令人向往，从来就一路狂奔要把他乡当做故乡嚷嚷着要去经历去感受去生活。

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毕萨猫博士。中国有多少个人能够在美国No.1的密苏里新闻学院获得PH.D博士学位呢？毕萨猫应该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了。而那个曾经写





↑ 圣约翰大学修士们的住所，一个“停车坐爱枫林晚”的陶渊明世界。



↑ 圣云大学的人将自己钟爱的独木舟码在湖边小道上，随时下水出发。

《西行漫记》，向整个西方介绍战争中的中国的红色记者埃德加·斯诺，也不过是密苏里新闻学院一个未毕业的本科生罢了。

毕萨猫曾经做过北京《英文周报》的主编，年纪轻轻已经舒舒服服的副局级一个了。但还是像陶渊明一样弃官卸甲而去，发狠在美国最NB（牛毙）的大学撒了一回野。我非常偶然得到他的电子邮箱，就在网上发邮件给他，希望能够到他教书的圣云大学（St.Cloud State University）做大众传媒的访问学者。然后把我的背景、文章和做过两个杂志主编的传媒工作经历E了一大堆给他，而我当时根本未抱太大的希望。但他回信的速度让人吃惊，回答是愿意做我的Hosting Professor，也就是东道主邀请方教授。我们在人生的前半辈子素不相识、素未相逢，但是他却像上帝样毫不犹豫地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窗户。我很多次在MSN上由衷地感谢他的帮助与信任，而他只是淡淡地说，自己喜欢文字，也就愿意同喜欢文字的人交往，帮忙也是应该的了。

其实要担保一个人去美国，随之而来的复杂的申请手续与所要承担的风险也是巨大无比的，而且还会经历一个非常琐碎而漫长的过程，会无情地花费掉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是一个内心很有热情很有力量很宽广的人，鬼才会搭理你呢。所以，在收到毕萨猫的消息，说他们的校长与系主任已经初步同意我到美国的想法时，我已无法用语言来诉说我的欣喜与感激了。

我开始在心里勾画北美，把我很喜欢的男演员罗伯特·瑞福德，曾经演《走出非洲》的那个，我把他自导自演的关于蒙大拿牛仔的《马语者》再次翻出来看了两遍。其实这些原版英语片我已经看了无数遍，别人是通过书本学习英语，而我，在每天紧张的工作与写作完成后，就只能以看英文片子来解学习英语的困难与千古愁了。我告诉毕萨猫说，北美的秋天一定酷呆了，我的外祖父是蒙古族人，抗战时往内地迁移的。我是7年前回内蒙古看过一次，它几乎与北美在同一纬度上。当时我就魂牵梦萦的了，只要听见腾格尔的歌声就会沉醉，那种天高云淡绿色无边无际的宽广与宁静，永远让人向往呀。

毕萨猫回帖说，内蒙他还是多年前在北大的时候与同学一起去过，那时的草原，天低云厚，没有任何城市的墙，甚至都没有树木来遮挡视线。一千男女同学，手里攥着一大把的青春。如今一晃怎么就到了北美，离草原、离青春都已经很遥远了。

但中国有句老话，叫“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而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与生活，以及这个世界上的风景，都是因为人们相互的友爱、挚爱、珍爱、怜爱而变得更加完美的。

1.20, 星期五, 9 a.m., 圣云

↓ 美国铁路大王老斯坦福为纪念在旅行中丧生的儿子而创立了名校斯坦福大学，全美的人们都记得他们夫妇的一句名言：“The children of California shall be our children（加利福尼亚的孩子都将是我们的孩子）。”





Escape from Chongqing

逃离重庆

重庆的秋天一直都是雨嗒嗒的，你必须呼朋唤友大吃特吃才能驱散身体内的毒素、毛肚肠子的不适以及心灵的抑郁。

往年的国庆长假我们早就带着小斑开着Jeep奔走在去阳光明媚的他乡的路上了。可是今年我必须老老实实在家呆着，等待毕萨猫的更多消息。每一个渴望出国的人，经历的最多的就是焦灼的、无休无止的等待。而这种等待很多时候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会像竹篮打水一样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毕萨猫在MSN上说已经出面写申请给大众传播系了，等系主任和院长批准后，也就是让他们认可并尽力为我提供方便后，再由大学校长那里负责出手续，马上就会正式向我发邀请来美的函件了。

难道好运就如此轻易地降临到我的头上了吗？我需要做的就是鼓励自己一直往前冲呀。于是我这边就开始兴冲冲地做准备工作了。我必须首先写一个希望赴美去做访问学者的申请，交到我所在的学院里，然后再由我所在的大学，向美国大学发去正式申请。一来证明我是中国大学里的一名教授，不是无业游民三无分子；二来表示国际化教育与交流的需要，希望美国大学能够接受我去美国学习与研究。但是我立马就在院长那里卡住了。他眯着那双笑嘻嘻的小眼睛说，我们根本还没有这个想法。

于是我又重新写了申请，信誓旦旦地说我会自费承担一切在美的费用，2万美元。然后这次，我直接交到了校长那里。

校长是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和学者，眼睛很明亮很宽广。同意了我的申请，但前提条件是一切自费，我别无选择地与学校签订了协议，并且还让哥哥也在上面画了押。于是我开始卖房子筹集去美国的钱，想想以前我那些花钱如流水、从不把钱当成钱的潇洒日子，我简直觉得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在犯罪呀。

接着毕萨猫就说他们大学的国际交流中心已经给我寄出J-1的正式邀请信了，要我耐心等待，大约15天时间会寄到。J-1是专门给Visiting Scholar（访问学者）的，拿着这封至关重要的J-1，准备好自己的护照、财产证明、单位证明、收入证明，然后就可以去美领馆预约签证了。

我哥哥开始每天去学校打探J-1来没有。11月底的时候，也就是我几乎等了一个半月后，我终于无法忍受慢煎苦熬的等待了，小心翼翼地在MSN上给毕萨猫说，我还没有收到J-1。毕萨猫大吃一惊，他说你还真沉得住气了呀，我都以为你订



好机票要来了。然后马上反应说，J-1肯定被寄掉了或者干掉了。

我当时就觉得天旋地转、欲哭无泪。我拼命打电话去学校的各个相关部门问询是否收到过这封信。回答都是“No”。

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讲在痛失爱侣后，一夜之间青丝全白。在我青春少女的时候，曾经深深的为之感动，也渴望能够有如此惊心动魄的爱情与时刻。但那时并不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伤痛与极度无奈。

毕萨猫说看来只有让他的大学再重新履行一次申请签字程序了。要知道美国佬都是按小时来计算薪水的，我一个遥远他乡的陌生人，他们会分文不取地、义务地重新再为我折腾一遍吗？

第二天，我们去看我们的新家，哥哥看见我齐腰的长发中竟然有了一缕缕的白发，他说妹妹你不要太难过太焦虑了。我回身抱着他站在空荡荡的阳台上失声痛哭。

12月的12日，我看见哥哥举着一封蓝色的快件冲到了我的床前。我的J-1终于来了，上面写着第一封信遗失在海外，然后是St. Cloud校长的签名。而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

离开重庆的时候已经是寒冷的冬季了，我大病了一场，在医院打了一周的吊针，而学院竟然安排了我12场监考的任务，也就是说当我到达美国时，我都还需要把脚站在重庆寒冷的教室里不停地干活。一切都变得无情无义与不近人情了，我几乎是像残兵败将样一身疲惫地匆匆忙忙离开了我热爱的重庆与爱人。

重庆的航班因为入冬以来最大的一次大雾整整延误了6个小时，我在候机厅傻等的时候，终于有时间来安静地想想我所周遭的一切了。上帝为你关上了门，但它也会在另外的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永远要相信这一点。

1.21,星期六,6 p.m.,圣云



上帝为你关上了门，但他也会在另外的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



The Flower

Blossoms and Fades in Beijing

花开花落北京

我提前了两天去北京，因为我要去的明尼苏达州在美国的正北部，是传统的白人区，但也是美国除了阿拉斯加之外最冷的州，印第安人称它为“Milky Blue Water”，意为“蓝天般的水域”。而此时冬天的温度是零下15度。我这个长期在南方生活又喜欢蹦小伙穿短款衣服的哈儿肯定会被冻成硬邦邦的冰棍的。因此我需要在北京买羽绒大衣、滑雪帽和抓绒手套。当然我还需要和雪里、蓉儿告别。

我和她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自封为“悬崖上的三朵花”，铁打的姐儿们和闺中女友。雪里从重庆一路冲杀到北京，做了报纸的军事部主任，还被授予了炮兵司的上校军衔，一如既往的工作狂一个，大冷天地在报社也穿着短袖与裙子，害得别人看见她都会打寒战和哆嗦。有部队的认不着门的新闻干事来找，只要说雪里那个短打帮装扮，一准马上抓得住她。蓉儿随先生从成都转移到北京，在电力部做建电站的专家，天天在空中做飞人，去全国各地审查电站。但她典型的四川小女子一个，不甘心成为工作机器，每到一地开完会就对直去找健身房跳舍宾，让她的体型和脸蛋在北京的寒冷与风沙里始终保持只有25岁。她们一个开公爵王，一个开尼桑王，靠自己的双手和脑袋买了上100万元的房子住着，真正地成了北京地道的高级灰白领。

我住在她们的家里，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北京街头车水马龙的夜景，不由百感交集。其实每个女孩子成长的轨迹都是不一样的，不为这个浮躁的社会所染，坚

持自己内心的喜爱和执着，再冷酷的生活与现实最终都会予以你慷慨、芳香的回赠与回报的。

我们有6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她们臭骂我是最经折腾的一个。先是离开自己在重庆一手创办的《新女性》杂志，狂热地去广州做《希望》杂志，然后又回重庆的大学教书，边教书边做杂志边学英语，然后又折腾去另外一个国家，卖房卖地身无分文地拼着小命也要到处乱跑。

那两天我和蓉儿像两个丫环样，天天在家做晚饭，用虫草蒸鸭子汤、煮从重庆带去的自家造香肠，三催四请地打电话让雪里快点下班回来吃饭。而她小姐整个一个王熙凤做派，简直把我们俩当成贾宝玉的丫头晴雯与袭人了，从来就八九点在报社发完版才姗姗而来。并且一来就赖在蓉儿的家里赖吃赖喝不回家，美其名曰我们要连床夜聊，把6年的苦水疯话反动言语绯闻轶事全部道尽。其实我们在平时是从来不打电话的，也不过问彼此的状况，只有在每年生日时，雪里会长姐般地打个电话问候大家一声，每年仅此一call，二十几年来雷打不动。雪里奔40张的时候，部队有个新闻干事给她送来了40个柚子，把自负为“报花”、“国记”的雪里气得吐血。

雪里以美色和美酒出名，把酒喝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咬人。本小姐特笨不善饮酒，在应酬交际时必须紧贴着雪里，要仰仗她大人大量帮我代喝酒，所以我就时不时地成了她的口中之物。好多年的人事变迁后，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争争斗斗、吵吵闹闹不着痕迹，但是我们这三朵花却像一个妈生的姐妹样，尽管从来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不在一个地方打拼，但是在任何人生的关头、在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歌德说，青春年少的时候建立的友谊是最芳香与永恒的，谁说不是呢？！

1.22, 星期天, 12 p.m., 圣云



→ 明尼苏达州冰天雪地的冬天
来后，春天也就不远了。

International Transit Passenger

国际过境旅客

我要去的St.Cloud（圣云）有多远呢？我首先得从北京出发，先飞东京，再从东京转机去美国Minneapolis（明尼阿波利斯），再从明尼阿波利斯转机到圣云，整个飞行时间是20多个小时，真正地要做一个国际过境旅客了。

哥哥在我走的时候做了噩梦，看见我在冰天雪地里拖着巨大的行李箱迷路了。醒来后就改变了本打算节约银子不送我去北京的主意，决定一定要送我到北京机场了，要看着我离开。他说我说梦话时紧紧抱着他，一直叫他树子。我就笑了，想烦他想赖他想拥抱他的时候就说我要抱住一棵大树子，我是小树子。

航班是早上9点起飞的，但必须提前2小时进行出境检查。看电子公告牌的时候，才发现我把眼镜拿掉了。当时人就懵了，想着一路要倒三次机，看不见转机公告、去哪个登记口，那不是完蛋了吗？可时间已经太紧张了，我连头都来不及回就走了。

出境检查很讨厌的，要当场把所有行李全部打开。想想本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对国际旅客的行李是有严格限制的，两个行李箱的三边之和不能超过274cm，重量不能超过46公斤。所以在家时哥哥就用他艺术家的空间思维，尽量把每个角落、每个空隙都塞得满满又不超重，免得被罚重款，可是一经全部翻出来检查一遍，我就怎么也不能把那些乱成一团的东西还回去了。

急得汗都把厚厚的羽绒服全部打湿后，我又狼狈地拖着检查后的行李箱去安检口用打包绳把行李再次打包。还好，飞东京的是A363大飞机，机位很宽松，机位前每位乘客

← 明尼阿波利斯国际机场除了肯德基、麦当劳，最醒目的还有传媒大王默多克的福克斯24小时新闻频道音像制品店，让传媒深入人心。

